

西子湖畔红楼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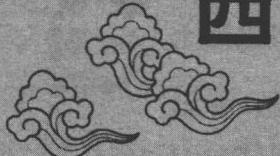
土默热 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西子湖畔红楼情



土默热 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子湖畔红楼情 / 土默热著. -- 杭州 :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508-0074-8

I. ①西… II. ①土…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0563号

西子湖畔红楼情

土默热 著

责任编辑：王立嘉 吴宜闻

封面设计：王 欣

责任出版：李 兵

出版发行：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5 楼（邮编：310014）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9

字 数：475 千字

印 数：0001 — 1000

版 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8-0074-8

定 价：66.00 元

序

叶 明

土默热先生《西子湖畔红楼情》一书，即将由西泠印社出版社结集出版，这无论是对红学界还是对杭州来说，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文化盛事。在此之前，土默热先生的红学专著，如《土默热红学》三卷本、《土默热红楼文化丛书》、《土默热红学新突破》和《三生石畔勘红楼》等，都是在吉林或北京出版的；此次他将这部新著放在土默热红学的故乡——杭州出版，在土默热红学的研究对象——“三西”（西湖、西泠、西溪）问世，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土默热先生积三十五年之功，以独到的视角、周详的考证、绵密的文笔，将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文化背景，还原回杭州的西子湖文明与流香溪文明；将书中表现的一干痴男怨女，还原回明末清初生活在宝石流霞和三生石畔的才子才女；将书中展示的千姿百媚的女性风雅文化生活，还原回江南世族出身的十二个钗黛所组成的蕉园诗社；这些前无古人的红学新观点，石破天惊，产生了强烈反响，在杭州也掀起了一股红楼文化热潮，这应是情理中的事情。

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自古繁华、昌明隆盛，诗礼簪缨、积淀深厚，被无数文人墨客吟咏赞叹，令每一个杭州人引以自豪。土默热先生通过深入的研究，佐证了《红楼梦》故事就发生在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西子湖畔，就演绎在香雪、绛雪和秋雪“三雪”点染的西溪两岸。这些考证研究建立在丰厚坚实的文化发掘成果之上，阐述深刻，理据充分，不但颠覆了传统红学的俗套，改变了传统红学的穿凿附会，而且展现了红学研究的全新面貌和无穷魅力。作为一个杭州人，当然要敞开怀抱欢迎红楼文化回归故乡；作为一位《红楼梦》的爱好者，也当然希望红学研究回归合理。

《红楼梦》创作于杭州，红学发祥于杭州，并非简单的作者之争和素材之争，而是一个关乎文学研究的科学求实态度问题，是一个关乎能否正本清源、正确



阐释红楼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红学研究前途及生命活力的问题。诚如土默热先生所言:按照传统红学的解读,《红楼梦》越说越坏,成了一大堆死结;按照杭州文化解读,《红楼梦》越说越好,一切都顺理成章。作为一部最优秀的古典小说,当然应该源如生活并高于生活,但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脱离不了现实生活的原始“底片”。《红楼梦》中所展现的思想文化、民俗风情、宗教活动、园林建筑、饮食男女,只有回归现实生活的真实“原型”,才能得到最合乎情理的诠释。

本书中《从一家之言到多家共言——写在土默热红学出版五周年之际》一文,介绍了大陆、台湾文化界对土默热红学从不认识、从不接受到接受的过程,令人信服地验证了土默热红学的坚实根基和巨大张力。文章还介绍了土默热先生为红学创新所作的不懈努力,令人钦敬和感佩。现在,土默热红学在杭州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参与《红楼梦》与杭州文化渊源关系的研究,相信会陆续产生更多新的学术成果,土默热红学也必将越来越焕发出她的生机与活力。

当前,杭州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加快建设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生活品质,在不断增强经济硬实力的同时,更加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在下大力气保护自然生态的同时,更加重视保护人文生态;在着力打造投资者天堂的同时,更加重视打造文化人天堂。土默热红学回归杭州、土默热红学研究的深化与普及,对杭州优秀历史文化的深度开掘、广度拓展和高度提升,对杭州文化名城的建设,必将建立不世之功。同时,土默热红学也将由此开启更加广阔的天地,展现出更加灿烂的前景。

我与土默热先生结识时间不长,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前年深秋,土默热先生来杭讲学,我们曾一起促膝长谈。对《红楼梦》的共同爱好,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言谈间发现,土默热先生不仅是一位学问醇厚的专家,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忠厚兄长。

有一年多时间没见面了,这次看到土默热先生厚厚的手稿,倍感亲切。土默热先生以花甲之年,繁重工作之余,仍在红学这片美丽的园圃中开拓耕耘,其孜孜不倦、艰苦求索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前几天土默热先生打来电话,嘱我为他的新作作序,我欣然领命,却又惶恐不安。我于《红楼梦》虽然并不陌生,但对红学研究却涉猎不多。拜手命笔之际,深感词不达意,信笔写下以上文字,简要介绍一下这部新书的出版背景,希望能对读者起到一点启示引领作用。要想

全面理解土默热红学的真谛，领悟其中深味，还请阅读原著吧。

最后，还想特别说明的是，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上，我们历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波澜迭起的红学研究当然也应贯彻这一原则。我写这篇序言，并非想把土默热红学强加于人，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新的重大的红学成果，并积极参与研究和讨论，以共同推动和开创红学的新发展、新境界。

相信有了这部著作，西湖与西溪的缤纷，又将在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上，添了一笔奇异的色彩。

2011年元月

(叶明系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

《红楼梦》——一道清晰靓丽的杭州风景线

红楼故事的发生地点在杭州，红楼人物的生活场所在杭州，红楼作者的风月繁华和瓦灶绳床在杭州，就连红学的发祥地也在杭州。在《红楼梦》那花团锦簇的文字里，自始至终闪烁着一道清晰靓丽的杭州风景线！

《红楼梦》是一部刻意隐去作品时间地点的小说，百年红学中不乏对红楼故事发生地点的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是“长安大都”，也就是北京；有人认为是“金陵石头城”，也就是南京，二者之间还为此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激烈论争。其实作者在开卷时早就告诉我们，书中出现的“长安大都”、“金陵南京”字样都是假借的，当不得真，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欲人们着迹于方向。按照书中出现的地名来按图索骥，岂非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但是，不论作者怎样刻意隐瞒，作为一部世情小说，书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是无法隐瞒的。小说是生活的剪裁和升华，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活是不存在的。小说的时间、地点、人物这三大要素，在作品中必然有充分体现，否则这部小说就无法读了。《红楼梦》无法读么——绝对不是，这是因为，在《红楼梦》的字里行间，无处不体现出一道清晰靓丽的风景线，这就是红楼故事发生的真正地点——明末清初末世中那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杭州！

一、三生石畔赤霞宫——《红楼梦》作者对杭州的刻意暗示

我们还是从作品主人翁的来历说起吧。《红楼梦》第一号男女主人公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宝玉和黛玉的前身是“赤霞宫神瑛侍者”和“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棵绛珠草。作者通过一则自创的神话故事，就将两个著名的杭州风景名胜写入了书中。所谓“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说的就是杭州飞来峰和三生石。飞来峰又称灵鹫峰，自古以来就传说是从古印度（天竺）飞来的，“西方灵河岸上”代指的就是古印度（天竺），那块著名的三生石就位于飞来峰下的天竺寺。作者刻意交代绛珠草出自“三生石畔”，一个“畔”字活灵活现地展示出了杭州风景。所谓“赤霞宫神瑛侍者”，“瑛”就是指玉的光彩，“神瑛”代指成了仙的宝石。他的出处在赤霞宫，“赤霞”两个鲜红的大字，自明代以来，就一直镌刻在西湖岸边宝石山上，从未磨灭。杭州宝石山的得名，就缘于这里自古以来漫山遍野都镶嵌着一种类似宝石的晶莹剔透的石头，前几年还曾发生一起众人上山挖宝石，造成宝石山遍体鳞伤的闹剧。《红楼梦》作者以宝石山上“赤霞”二字旁的粉红色“假宝石”为寄托，刻画书中的第一主人公，正所谓赤霞宫神瑛侍者“贾宝玉”是也！

作者让宝玉、黛玉等“一干冤孽”，托生到一个“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享受荣华富贵，经历好事多磨。完全符合这四句话形容的城市，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大概非号称天堂的杭州莫属。虽然历史上苏杭二州并称天堂，皆堪称昌明隆盛、诗礼簪缨之邦族，但传统上苏州以园林胜，杭州则以山水花柳胜，元代关汉卿就称这里为“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外风流地”。《红楼梦》作者对故乡杭州感情很深，作品中虽然要刻意隐瞒真实地点，但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大量流露出故乡杭州山水风光的痕迹。姐妹们作诗，湘云顺口就说出“双悬日月照乾坤”；众人行酒令，贾母脱口而出“六桥梅花香彻骨”；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宝玉顺路就“寻芳问腊到蓬莱”。如果作者不是个老杭州，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也无须刻意这么做的。

“双悬日月照乾坤”之特殊景色，其地点就在宝石山初阳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杭州人观赏“日月双悬”美景的唯一去处，山脚下有宋代民族志士洪皓祠，有明代民族志士于谦墓，同为民族志士的抗清英雄张煌言，也在那里慷慨就义，绝笔诗中还在写“日月双悬于氏墓”。“六桥梅花香彻骨”指的是苏堤上之六桥：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均为宋代大文人苏轼所建，东坡有诗“六桥横绝天汉上”歌颂这里的壮美。六桥畔的孤山，历史上就是杭州探梅胜地之一，



每到梅花盛开的季节，六桥上游人如织，香气彻骨。“寻芳问蜡到蓬莱”指的肯定不是山东蓬莱，因为那里没有梅花可寻可问。那么指的是哪里呢？就是六桥侧畔的“孤山探梅”之地。孤山古称孤屿，自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将这里说成“蓬莱宫在水中央”后，诗人墨客的笔下，遂都将孤山叫做“蓬莱仙境”，《红楼梦》也不过是蹈袭前人用典罢了。

《红楼梦》作者将书中那“天上人间诸景备”的精美园林称作“大观园”，将与大观园相对应的天上仙境取名“太虚幻境”，其来历都与杭州西湖那无美不备的胜境直接相关。杭州吴山历来称“吴山大观”，是俯瞰西湖美景的绝佳之处，康熙南巡的内行宫就建在吴山。吴山之巅，古有大观楼和太虚楼，吴山脚下的三潭印月，古称“太虚一点”，明清两代无数骚人墨客，曾在太虚楼留下多少唏嘘感慨的墨迹。大观楼上，还曾勒石刻碑保存康熙皇帝亲笔为西湖十景所作的题词，可惜这些太虚大观遗迹今天都毁损了。当年《红楼梦》作者站在吴山大观处，登眺大观楼和太虚楼，俯瞰波光粼粼中的太虚一点，尽览“天上人间诸景备”的西子湖群峰，构思《红楼梦》书中那美轮美奂的大观园和太虚幻境，不是小说创作过程中顺理成章的绝佳思路么？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看了游本昌扮演的那个疯疯癫癫的济公形象，有谁能立刻与《红楼梦》中的“疯和尚”联系起来呢？是的，《红楼梦》中的疯僧跛道，代表的是一种特定地域的宗教文化，这就是杭州的济公和葛仙——一僧一道并肩而行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拨弄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这两个特定而又特殊的宗教形象的原生地就在杭州，疯僧象征济颠，跛道象征葛仙；疯僧的故事全中国尽人皆知就不必说了，传说葛仙也曾扮成跛脚道士济世度人，教给一对儿贫苦夫妻丝绸染色的方法。不仅如此，《红楼梦》书中出现的宗教场所，似乎在杭州都有迹可循：贾母打醮的清虚观，就是按照抱朴道院描写的，这里宋代称为“冲虚观”。宝玉讨疗妒羹的天齐庙，就是按照葛岭西溪的老东岳描写的，老东岳建于宋代，规模宏大且年深日久，庙中塑像极为狰狞。凤姐弄权的铁槛寺，就是按照杭州的钱王祠构思的，因钱王曾在这里筑“铁槛”镇钱塘潮而得名。宝玉祭金钏的水仙庵，就是指孤山的水仙祠，梅妻鹤子的处士林和靖，就在这里长伴水仙王。

二、坞埭之间的饮食男女——一道清晰的杭州生活画卷

前年在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参观博物馆，看到了两件很不起眼的文物：绳床和短檠灯，不由得倏然联想起《红楼梦》中的两句话：作者自云在“瓦灶绳床、阶

柳庭花”的环境下创作此书,林妹妹在“泪烛摇摇爇短檠”的心境下写《秋窗风雨夕》。“绳床”这个东西,大概只有江南人才能使用,北方的冰天雪地中谁能用它呢?“短檠灯”这个东西未必只有江南才有,但这个称呼却是江南特有的,北方文献中未见如此说法;如果用北方口语,也只会说成“短把儿灯”吧?《红楼梦》描写的是当时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而历史上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在南北方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即使是南方或北方的不同省份,也迥然有别。能够写出“绳床”和“短檠”这些特有名词的作者,应该是个江南才子。推而广之,《红楼梦》书中的那些活生生生活场面,不论是高雅的吟诗作画,还是普通的饮食男女,都明显带有江南的情调,特别是杭州的特有情趣。

先说说地名吧。《红楼梦》书中出现的地名很多很杂,多数看不出是在南方或北方,但书中有两个极为特殊的地名,却不是哪个北方人信口就能说得出来的;就是南方人里面,也大概只有杭州人才会如此说。这两个独特的地名,就是惜春居住的“暖香坞”和宝玉行走的“翠樾埭”。“翠樾”二字原意指绿荫覆盖,见于杭州虎跑寺的匾额,宋代即有宋祁诗《题翠樾亭》;“埭”字本意为土堤,翠樾埭合起来就是“绿荫覆盖的土堤”之意。在杭州,这个埭字又引申为土堤围起来的村庄,西溪一带的村庄至今仍多称“埭”,如陆家埭、丁家埭、洪家埭等,洪昇的祖居就在洪家埭。至于“坞”字,指三面环山围起来的一块山间平地。杭州多坞,最著名的如梅家坞、青芝坞等,坞最多的是西溪,这里的法华坞,龙归坞,东西穆坞等,总称“沿山十八坞”,杭州洪氏望族的缔造者洪钟之墓就在穆坞。《红楼梦》中坞和埭共存于一地,实乃杭州特有的山水景色。

再说说花名。《红楼梦》书中景色几乎就是一片花的海洋,作者用大量笔墨,去描写大观园中那琳琅满目的花草树木,如海棠花、桃花、芙蓉花等。这些都是江南的花卉,北方只能养在盆中,室外是不能种植的。作者笔下刻画最多的花卉,还是桂花、荷花和梅花,这些虽然不是杭州独有,但历史上却以杭州最为著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从来就是杭州的象征,曾引得金兵馋涎欲滴,挥师南下。号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桂花,乃是杭州的市花,历史上杭州人不仅喜爱桂花,还有以桂花为产业的花农,所以《红楼梦》中才有了那个靠桂花致富的“桂花夏家”。荷花虽然各地都有,但哪里的荷花又能同西湖的“曲院风荷”媲美呢?梅花也是如此,历朝历代孤山探梅、西溪探梅所留下的优美诗篇,何处能与杭州比肩?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杭州景》中,说这里“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一步儿一扇屏帏”,对照

《红楼梦》来读，此言诚属不虚。

从吴越立国、宋室南渡至今，杭州人长期保持着四时赏花的习俗，孤山探梅、马塍看花、荷塘泛舟、湖山寻桂、重九赏菊等。全民爱花也造就了杭州的花木大产业，位于秦亭山下的东西马塍，历史上素以“马塍花窠”闻名于世，南宋时期就有了人潮如涌的马塍花市。据《梦粱录》记载：“钱塘门外溜水桥，东西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四时奇花，精巧窠儿，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红楼梦》书中描写宝姐姐居住在蘅芜苑，蘅芜就是鲜花香草，苑就是园圃，合起来就是指种花的园圃。书中交代宝玉题咏大观园，说这里种植的香花异草之多，几乎囊括了《离骚》、《文选》中的所有品种，可谓一部花草大全，故将这里题额为“蘅芷清芬”，题联为“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

说到《红楼梦》中的民俗，不能不说说书中精美的饮食。书中饮食品种繁多，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大概莫过于刘姥姥尝过的那道菜“茄鲞”了。这个“鲞”字很是冷僻，过去在全国各地，懂得其意思的不多，甚至连读音也不甚清楚，因为这是浙江人的“专利”。所谓“鲞”，拆开来看就是“美鱼”，专指黄鱼干，乃是越王勾践（一说吴王阖闾）所造的字，后来逐渐演变成浙江人对黄鱼干特有的称呼。不论书中交代“茄鲞”的制作如何繁复精致，其实不过就是黄鱼干烧茄子罢了。过去杭州满大街“鲞铺”，现在副食店中也有包装精美的“鲞”在出售。《红楼梦》中还有一道菜叫做“鸡皮笋汤”，外地人都会感到怪怪的，谁见过专门吃鸡皮的？可是在杭州就没什么奇怪了，您到饭店点一个“鸡皮笋汤”，一定不会失望。书中描写姐妹们在桂花树下作《螃蟹咏》时，吃的笼蒸螃蟹，喝的绍兴黄酒，固然是杭州人千百年来“持螯赏桂”习俗的真实刻画，就连元春赏赐的“茶笼子”，也是杭州的特产，直到今天，也只有杭州的工厂还在生产并出口日本。

在《红楼梦》太虚幻境册子中，李纨的形象是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这个描写是很奇怪的。历史上凤冠霞帔是王妃的专用品，李纨出身贫寒，尽管嫁入豪门，也不能身穿凤冠霞帔啊？其实书中这段描写，绝对与古代“浙江女子尽封王”的独特风俗有关。浙江镇海城里有个地名叫“朝宗坊”，传说康王赵构渡江后继续被金兵追杀，只身狼狈逃到镇海，一位名叫张布兰的村姑，就像阿庆嫂救胡传魁那样，沉着冷静骗过追兵救了康王。康王在杭州登基称帝建立南宋后，亲率文武官员到这位村姑的家乡“朝宗坊”寻访感谢，但没有找到。为此，下旨赐所有浙江女子凤冠霞帔和半副鸾驾，特许在出嫁时享受王妃礼仪，所到之处可以鸣锣开道，不论官民都要肃静回避。《红楼梦》展示的是杭州生活画卷，书

中大嫂子李纨出嫁时身披半副鸾驾的凤冠霞帔，就很自然了。

三、衔山抱水建来精——按照流香溪畔贵族园林刻画的大观园

《红楼梦》书中固然全景式地展示了古都杭州的风月繁华，但书中大观园的创作蓝图，还是专门取材于明末清初西溪的一组贵族园林建筑。书中形容这里“山水横拖千里外”、“衔山抱水建来精”，说的都是西溪特有的山水形势。所衔之山，就是横拖于西溪之南的秦亭山、老和山、小和山一线；所抱之水，就是西溪与其支流流香溪以及蒹葭深处的河网。书中大观园的主脉和灵魂是沁芳溪，沁芳溪的创作原型是三生石畔的流香溪，流香溪畔的贵族园林是大观园主体建筑描写的蓝本，也是《红楼梦》作者洪昇和蕉园姐妹们青少年时代风雅生活的天堂。明白了以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方能懂得小说创作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道理，方能理清《红楼梦》创作中作者之所以如此审美建构的真谛。

仔细阅读《红楼梦》不难发现，作者笔下展示的大观园全部主脉与灵魂，就是一条蜿若游龙的“沁芳溪”。溪上和溪畔的所有亭、桥、泉、闸，皆以“沁芳”二字为名，园中的池、台、馆、泉、石、林、塘等，皆以沁芳溪为大脉络而盘旋布置。园内主要建筑如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等，都是沿着这条沁芳溪布设的，各建筑之间从陆路往来，均要经过跨河的桥梁，如沁芳桥、藕香桥、蜂腰桥、翠烟桥、折带朱栏板桥等。如果从水路游览大观园，各处均有水路联通，且随处都有登船的码头，如怡红院、潇湘馆附近的沁芳亭前有元妃上船的码头，秋爽斋附近的荇叶渚有贾母上船的码头，蘅芜苑附近有云步石阶码头，等等。书中描写宝玉和姐妹们的生活细节时，也清楚地表现是发生在一条溪流两边。宝玉在百无聊赖之际晃出了房门，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鱼。黛玉葬花前，宝玉把花瓣兜起来，走到沁芳溪，抖在水里，看着那个桃花落红残片，“溶溶漾漾流出沁芳闸外”。宝玉从宝钗处出来没精打采回怡红院，沿着沁芳溪边的翠樾埭往回走，沿堤可见埭下之溪水“溶溶脉脉地流将过去”。

在这些描写中，作者的生花妙笔完全是据实记载，只不过把“流香”二字换为“沁芳”罢了，说到底还是一个意思。流香溪是杭州西溪的一条支流，发源于法华山花坞深处，在紫金港汇入西溪。明末清初，在这衔山抱水、美丽幽静的流香溪畔，分布着洪钟别业、蕉园、钱氏竹树产业、沈氏九间楼酒家等贵族园林建筑，这组贵族园林分别构成了《红楼梦》大观园中四大建筑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的创作原型。《红楼梦》借元妃省亲写康熙南巡，这在学界早有共识。康熙二十八年皇帝南巡到杭州，权臣高士奇在这里修建西溪山庄接驾，康熙亲

笔为其题名为“竹窗”。此后，流香溪上、竹窗门前的小桥被称作御临桥，皇帝登船的小池被称作御临池，加上桥旁当时设立的关税河闸，总称“御临三址”，这应当就是《红楼梦》大观园中沁芳桥、沁芳池、沁芳闸等“沁芳三址”的创作原型吧？这种高度契合舍此无法做出其它解释。

康熙皇帝巡幸的这座“竹窗”，其前身乃是“蕉园”，明末清初著名的女子诗社“蕉园五子社”和“七子社”，整整十二个年青女诗人，两次结社的地点都在这里。蕉园乃是蕉园诗社“祭酒”柴静仪父亲柴云倩的庄园，柴静仪居住的地方叫做“凝香室”，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诗人雅号。流香溪畔的蕉园后来卖给了高士奇，被改建为“竹窗”，又称西溪山庄。《红楼梦》把这里写成窗前竹影摇曳的潇湘馆，另题匾额为“有凤来仪”，并特别交待这是元妃省亲“第一巡幸之处”。康熙南巡与蕉园诗社的历史在这里交汇，雄辩地证明了这里就是大观园潇湘馆的创作原型。一条流香溪及其溪边园林，见证了明末清初生活在这里的那些江南才子才女的风流韵事；也验证了《红楼梦》中沁芳溪畔宝玉和十二钗的怡红快绿风雅之梦。

流香溪发源于花坞，如前所述，《红楼梦》书中宝姐姐居住的蘅芜苑，就是以流香溪畔花坞中钱氏家族的“竹树产业”为原型创作的。晚明大文人冯梦祯日记中就有亲眼目睹“钱万二氏竹树产业花息甚繁”的记载，宝姐姐的生活原型钱凤纶诗中也有“万花深处是侬家”的描述，足资证明这里就是蘅芜苑原型。流香溪流出花坞的山口处，古时确曾有一座竹桥，称梵香桥，也叫藕香桥，历史上名气很大，在很多著名文人的文章中皆有记载。藕香桥畔原有一座法华亭，也就是书中“隔水听音乐”的藕香亭的原型，历史上这里本来就是隔水听梵音的绝妙地方，历代文人对此多有记载，与《红楼梦》中的描写完全一致。书中大观园内出现频率很高的“蓼汀花溆”，其实就是西溪的“芦汀沙溆”，这在洪昇曾祖父洪瞻祖的《西溪志》中有清楚的记载。

在流香溪畔，有一著名的梅花泉，泉形呈梅花瓣状，泉水清醇甘冽，过去以此泉酿造的梅花泉酒，号称“第二惠泉酒”，远近闻名，《红楼梦》中贾母所好之惠泉酒，指此也说得通。从南宋起，梅花泉边便有一沈氏九间楼酒家，别称杏花村，有释大善《西溪百咏》中“杏花村里酒帘摇”诗句为证。宋高宗赵构曾在西溪九间楼饮梅花泉酒，龙心大悦，亲笔为沈氏御书“不为酒税处”。明末清初，这里依旧是沈氏的庄园，沈家的寡妇大嫂子柴静仪和独生子沈用济就住在这里。柴静仪母子，就是《红楼梦》中李纨贾兰母子的原型。李纨和柴静仪，同为寡妇大嫂子，同为女子诗社“祭酒”，又同住杏花村，决非偶合吧？宝玉题咏李纨居住的稻香村时，说题名“杏花村”“犯了正名”，该题为稻香村，但又为这里题匾额“杏

帘在望”,并主张再挂个酒幌子,还是杏花村的意思。这种貌似自相矛盾的写法,其实就是按照真实原型柴静仪的居处描写的。

大观园中最豪华的建筑怡红院,其原型便是明末清初流香溪畔最豪华的洪钟别业,曾被明代大文人冯梦祯称为整个西溪最漂亮的“宜居佳处”。“怡红”者,“宜洪”也,宝玉还有个“爱红的毛病”,其隐喻盖源于此。宝玉题咏怡红院时,之所以坚持为这里题额“红香绿玉”,“红香”代表的是十里红梅,绿玉代表的是万竿绿竹。流香溪畔的竹子很特殊,呈金黄色,古时被文人称为“黄金绿玉”。“十里清溪曲,修篁入望森。暖吹梅信早,水落草痕深。俗藉渔为业,园饶笋作林。民风爱淳朴,不厌一登临”。这首康熙皇帝当年临幸“竹窗”所咏的五律,形象地描绘了流香溪畔当日十里清溪、修篁梅信的美景。也就是在康熙皇帝临幸“竹窗”前后,洪昇因《长生殿》案件从京师狼狈逃回故乡杭州,由于家难未释,姐妹飘零,在愤懑、忧郁、怀恋、惆怅的复杂心境下,以故园西溪之美景为原型,创作了美轮美奂的大观园,并以流香溪畔蕉园姐妹两结诗社和洪氏家族“天伦之变”的事迹为素材,描写了长歌当哭的大观园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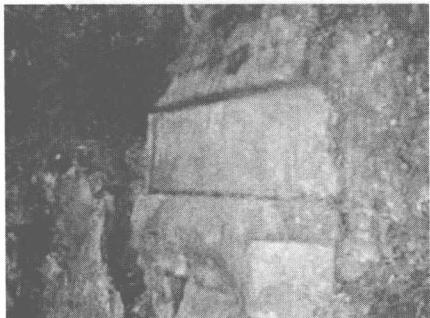
本文所述《红楼梦》中体现的杭州风景线,不知朋友们是否注意到,基本上都集中在宝石山、孤山、吴山、西溪四个地方。这是因为,葛岭和宝石山,乃是洪昇家族在宋代的祖居“国公府”所在,洪昇字昉思,姓名和表字均与宝石山初阳台有关,而《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取名用意也来自宝石山“赤霞”石,难道这仅仅是巧合么?吴山大观景区及其附近南屏僧舍,乃是洪昇与二弟洪昌的少年读书处,他们经常在这里俯瞰西湖,曾写下“秋水荒湾悲太子,寒云孤塔吊王妃”的诗句,是否与《红楼梦》创作有关,请读者诸君自去体味。西溪及其支流流香溪畔的园林建筑,乃是洪昇与黄蕙夫妇与蕉园姐妹青少年时期风雅生活的天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子诗社的发生地,也是《红楼梦》书中十二钗的正出之处。孤山乃是洪昇从北京逃回杭州后,筑稗畦草堂以为吟啸之处,也是在“阶柳庭花”、“瓦灶绳床”的困苦生活中,呕心沥血出版《长生殿》、创作《红楼梦》的地方。《红楼梦》中杭州风景线的这四个节点,清晰地连接着作者的人生轨迹,在“追踪蹑迹”记录自己生活的《红楼梦》中,集中体现出杭州风景线四大节点,就势所必然了。

本文所述《红楼梦》中的杭州风景线,并非笔者有什么特异功能的新发现,也不是因为笔者是杭州人而故意穿凿附会,笔者是塞外的蒙古大汉,虽长期仰慕杭州文化,但与西湖西溪却从无缘分。这种石破天惊的考证结论之所以得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红楼梦》中的客观描写,书中的杭州风景线本就如此,不过读者诸君过去囿于红学界关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成说,不曾向这方面联

想，也不敢向这里考证研究而已。笔者在《土默热红学》三卷本以及《三生石畔勘红楼》等专著中，对《红楼梦》中杭州风景线早有详尽描述，本文只是将这些描述拢在一起集中阐释而已，限于篇幅也比较简略，要了解其中详情，还需去阅读土默热红学专著的原文。为了有助于朋友们更好地理解本文的内容，本文结束处，将文中所述杭州风景线的相关图片，作为附录集中展示在文后，供读者朋友对照文字描述一并欣赏，相信会有助于加深对文本理解的。

2010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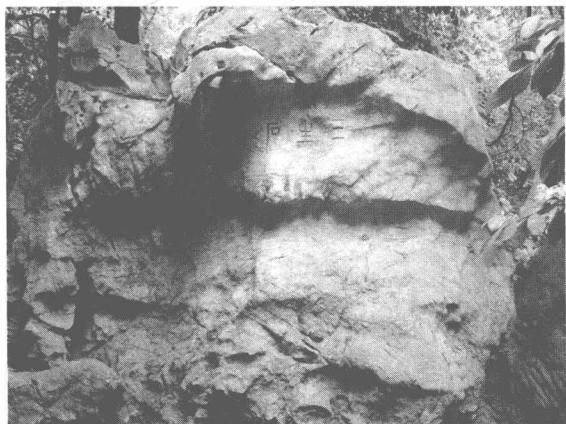
附录 《红楼梦》中杭州风景线相关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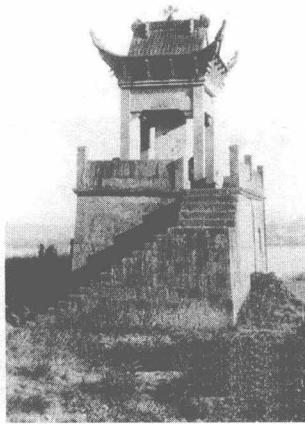
飞来峰(传说是西方灵河岸上飞来的)



孤山(蓬莱仙境)



三生石 (位于中天竺寺内)



初阳台(观赏双悬日月胜地)



秋雪庵(芦雪庵)



芦汀沙溆(蓼汀花溆)



宝石流霞(保俶塔和来凤亭)



宝石山的“假宝石”

吴山大观



古吴山大观楼

抱朴道院(冲虚观)

